

後漢書

范曄著

卷之三

後漢書卷九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郭符詐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也

界

休

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

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筭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

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

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

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

八尺容貌魁偉褰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

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幅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

造輅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

巾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

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

林宗

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

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元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

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

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甯元年太傅陳蕃大將

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之詞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甯二年正月卒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

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

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邱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顏庾杜預注曰黎邱隰也顏庾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

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

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

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

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遽瑗顏回尙不能無

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駟音子朗反遽瑗顏回尙不能無

過况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

何爲對曰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

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

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

之言也鄭元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

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

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草簞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

客居太

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

門士卽門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

○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

遂爲諸生傭後

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

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熹與人報讎爲

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

賈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待御史并州刺史
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

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

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

子曰人潔己以進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與其進不保其往
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
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
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
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
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
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
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

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目達夜林宗謂門人曰
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
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
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
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
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
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
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
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

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邱季智郝

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謝承書曰文長文弟

太原郭長信王長子師韓文布李子

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

雲中邱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

徵明也沉深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

詭違也

則哲之鑒惟

帝所難

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

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

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

亨通也

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

續漢

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

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

褻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褻古膺每捧手歎

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

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因也言因此人

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

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

融之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

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

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三公所辟召者

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
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伋等三人
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
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伋爲上計吏袁山松
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

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唯妻子可以

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

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

也辭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

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頂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

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中聞子將

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
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劉攽曰案文多此字宜在量字下

曹操微時

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

命品藻爲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
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